

水是生命之源，也是文明之源。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是中華文明最主要的發祥地。山西省襄汾縣的丁村遺址，發現了 30 萬年前人類用火的遺迹。在人類智能大爆發的時代，以孔子為代表的中華民族的先哲便在黃河岸邊散步，思考着人與人的關係。老子生長在長江流域，但道家學派的開山之作《道德經》卻寫于黃河流域的函谷關。黃河是母親河，我們應該如愛自己的母親一般去愛它。著名詩人艾青在 1938 年寫下了“我”和“土地”的詩《我愛這土地》：“為什麼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詩人關注着民族的命運，如另一位大詩人穆旦所說，他“所着意的，全是茁生於我們本土上的一切呻吟，痛苦，鬥爭和希望”。詩人的愛，太深沉、太強烈，自然就有說不盡的話，但仿佛又說不清。“深沉”的愛難以訴諸語言，只能凝成晶瑩的淚水，模糊了雙眼。這樣一種愛，這樣一種愛國主義情懷，是值得弘揚光大的。

2017 年 9 月，我有幸第一次觀看吉縣壺口瀑布。之後在《啊！黃河！》一文中，記下了當時的思維：“現在黃河之水就近在咫尺了。一眼望去，那怒濤狂瀾、洶湧奔騰，挾着巨雷般的聲響，氣吞萬里如虎，滔滔席捲而去……此時此地的黃河之水，其洶湧澎湃之勢，其實不是天上之水奔瀉而來，而是猶如萬馬奔襲而來，千百只虎豹奪路奔襲而來。”我在這篇文章中呼喊衝決一切的氣勢和力量無比的怒吼，就是自強不息的陽剛之氣，也就是我敬愛的老領導光未然先生在其傳世之作《黃河大合唱》歌詞中所呼喊的：“我們祖國的英雄兒女，將要學習你的榜樣，像你一樣偉大堅強！像你一樣偉大堅強！”一陰一陽之謂道。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能只有水暖風輕、精緻優美、溫馨靈秀，還必須有馬背上的雄風，天蒼蒼野茫茫的氣概，吞荒吐野、叱咤風雲的精神氣質。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先生曾這樣分析大唐盛勢之由來：“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興，蓋取塞外野蠻之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啓，擴大恢張，遂能另創空前之世局。”剛健有為，自強不息是我們民族的一種主體精神。剛毅精神既是克艱攻難、勇于創新之必須，又是文明平衡的需要。

黃河之水是有顏色的，而且其顏色是變



金堅範：黃河之水

使人感慨萬千！一年多以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強烈地衝擊着中國，衝擊着世界。它幾乎打破了每一個人的正常生活，影響了個人乃至社會的精神狀態，甚至改變了人們對生命的期待；同時也醍醐灌頂般地告訴人們，人與自然是命運共同體。

地球上的生物鏈十分脆弱，而各種動、植物之間的關係，絕大多數還不為我們所知。美國氣象學家愛德華·洛倫茨早在 1963 年就提出了著名的“蝴蝶效應”：一只南美洲熱帶雨林中的蝴蝶扇扇翅膀，可能引起美國得克薩斯州一場龍捲風。它說明初始條件下微小的變化可能會帶來巨大的變化，也可用來說明看上去風馬牛不相及的兩件事情之間有着意想不到的關係。人類不能再忽視大自然一次又一次的警告，沿着只索取不講修復的老路走下去。人類需要一場自我革命，加快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建設生態文明和美麗地球。生態文明是人類經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之後，進入一個新型的更高層次的文明形態，建立在人類對自然長遠、全面認識的基礎上。黨的十八

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新發展理念，“綠色”兩字赫然在目。五位一體，缺一不可，而“綠色”則是基礎性的，且有法律保障，因為我國《民法典》不但已經明確規定“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應當有利於節約資源、保護生態環境”，並將其定位為基本原則。“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這一國家戰略，其核心思想是生態保護是高質量發展的前提和基礎。生態沒有保護，高質量發展就無從談起。所以，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的這一命題，雖然在地域上界定為黃河流域，但其所含的核心思想，具有超越層面的含義，不僅適用黃河流域的發展，也適用於其他國家戰略、其他地區的發展乃至一切領域。生態文明是我們國家永續發展的千秋大業。

我們要以自然之道，養萬物之生。從自然中尋找發展機遇，實現生態環境保護和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雙贏。

中國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是個經典性

起來，反對人為地破壞自然，主張“因順自然”，順從自然的規律。這種因順自然，不是被動的、消極的，而是“與天地參”，就是人要參與自然界的變化。《周易大傳》說，要“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這裡，“裁成”“範圍”是調節的意思，“輔相”“曲成”是輔助的意思。即一方面要承認自然的變化和它的規律，另一方面要發揮主觀能動性，調節自然的變化，協助萬物達到完滿的程度。可以說，人類如果要在這個地球上長存下去，確實必須“與狼共舞，與百獸共存”。人類呀，善待大自然，保護生態，就是善待你自己！

這場疫情還啓示我們，以道觀之，物無貴賤。新冠肺炎病毒，不管你是什么膚色、什么宗教信仰、什么政治立場、什么官階，一視同仁，迫使人類團結起來共同應對。17 世紀英國詩人約翰·多恩有一首被廣泛傳誦的詩《沒有誰是一座孤島》。詩人強調，任何人都是人類的一部分，無論誰死了“都是我的一部分在死去”，因此，“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喪鐘為你而鳴。”美國著名作家海明威用“喪鐘為誰而鳴”作為自己小說的題目，道出了人類對相互關愛的渴求。

南北朝時詩人范雲在《渡黃河》中寫道：“河流迅且急，湯湯不可陵……寄言河上老，此水何當澄。”還黃河之水清澈碧翠，這千年的呼喊，今天該實現了，中央已將“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列為國家發展戰略。這一戰略的實施，是歷史的必然、時代的呼喊。人們必須深刻理解其重要性，方能以“天予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迎，反受其殃”的緊迫心態，投身其間，為這一戰略的實施，將“此水何當澄”變為“此水今日澄”貢獻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來源：優子豆讀寫

編輯：念初心

商務傳媒



（接上頁）離開松江到北京五十餘年，七舅從未忘記自己是松江人。自外公外婆相繼離世後，他每年清明趕回松江，為雙親掃墓，與兄弟姐妹團聚。遇有到江浙一帶出差的機會，也總設法抽時間回家鄉看看。

兩年前，為紀念 1906 年出生 1989 年離

出彩松江人——金堅範

人時，我也會下意識地立刻補上一句‘上海松江’以示區別。”——內心深處對於故鄉的自豪之情，可見一斑。

遇有松江的本土刊物向七舅約稿，他也總是有所求必應。為紀念新中國成立 50 周年，松江區委宣傳部曾編輯出版文集《歲月的歌》，這是一本現當代松江作者及松江籍名人的散文選集。在該書的《編後散

作協書記處書記，一為江蘇作協副主席，確確實實是忙人，但他們十分關注家鄉的事業，熱情支持家鄉的工作。他們對家鄉的這份情意，深深地感動了我，也極大地鼓舞了我，使我對選編工作有了一份信心。”

作為松江人的七舅，他心中那份對故土松江的深情，一直都在，永遠不變。

回顧人生經歷，七舅認為，自己雖然學無大成，但也可謂並非虛度人生。其原因是為人



在尼泊爾演講大受歡迎

世的外公誕辰 100 周年，七舅還主持編輯了一本家庭紀念冊，收錄了外公外婆的老照片和大家庭不同時期的全家福，還有一些回憶外公外婆生平的紀念文章。這本內容豐富製作精美的紀念冊，封面上外公外婆的合影照下方，兩個鮮紅的大字鮮明醒目——懷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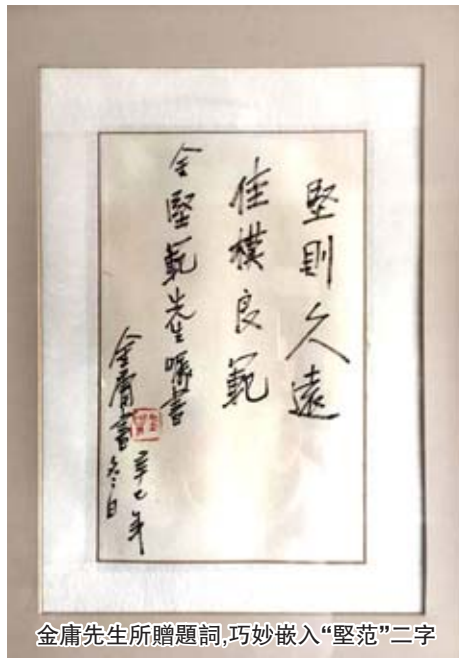
親人親情，故土家鄉，是七舅心中永遠的牽挂。不管走多遠離開多久，松江，一直在他心靈深處。七舅說：“出門在外，人們問起‘何方人士’，我總以‘松江’作答，即使有人說我是上海

記》中，執編者這樣寫道：

“四月初，我首先向遠在祖國各地的松江籍名人發信，知道電話號碼的，同時打電話，懇切地向他們徵稿。我沒有料到的是，很快就得到了許多同志的回信。在這裡，我要特別提到三位同志。一位是羅漢，她已屆 90 高齡，但接信電後，很快理出了自己的文稿及朱雯先生的文稿。另兩位，一位是金堅範同志，一位是范小青同志。他們一為中國



金堅範所編家庭紀念冊



金庸先生所贈題詞，巧妙嵌入“堅範”二字

處事，要信奉《易經》中所說的“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的思想。

敬與誠相通，義與宜相通。以“敬”來立定腳根，見於物事是“義”。人首先要敬重之心，對社會要做好事，只有人懷敬意，才能勤勤懇懇，兢兢業業去完成一件工作，才能做出與天理人道相宜的好事。

圖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本文選自《松江新城》總第 135 期專題欄目

作者：蔣近朱

來源：松江新城 Mag

編輯：念初心

商務傳媒

